

“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”公益行动

策划：张微贞 周红红

王芝甫 东征西战老炮兵

地上尽是敌人埋放的地雷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粉身碎骨。夜幕已然降临，王芝甫向前走的步伐越来越小心，敌人的驻扎地也许就在附近，一切细节都不容忽视。到了安全平坦的地上，他的炮就能派上用场了。这样想着，他一步一探地向前摸索……

回忆戛然而止，老兵王芝甫的神情变得凝重而复杂。七十年风雨飘摇，老人的脸上早已刻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但那坚毅的面孔以及深邃的目光，却是一位战士历经风霜仍不屈不挠的最真实写照。

年少参军

“这是解放西北的纪念章，这是抗美援朝的和平鸽纪念章……”得知记者要来采访，王芝甫特意戴上了他所有的“宝贝”。虽然时隔70多年，但那段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，他谈起来仍清晰如昨。

黄骅，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城市，战火纷飞年代里上演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，也孕育了黄骅人侠肝义胆、不屈不挠的品格。1931年，王芝甫就出生在这里。在红色思想的洗礼下，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植根在他幼小的心中。年满15岁，他直奔解放军驻地，可由于年龄太小，部队不接收，他又跑了回来。18岁时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火热，村里动员征兵，第一个报了名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炮兵连。

经过几个月的训练，他随部队不断向西挺进。走过山西，穿越宁夏，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哪里，王芝甫他们就打到哪里，一路追打着来到了兰州。

激战兰州

1949年4月21日，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国民党军残余力量，相继解放了南京、上海及江南大片土地，并开

贾迎春 见证日军缴械投降

15岁那年，贾迎春骑上“战马”，成为赫赫有名的八路军一二〇师的一名战士。戎马30余年，他亲历了日军投降的重要时刻。近日，记者在运河区佳苑领域小区见到了如今已91岁高龄的贾迎春，聆听他讲述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。

痛恨日军 毅然从戎

1930年，贾迎春出生在任丘麻家务乡留村，在6个兄弟中排行老二。因为土地少，人口多，生活十分困难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军沿平汉、津浦铁路南进，迅速占领了任丘、河间等冀中城镇。老人回忆，家附近有各处日军据点，经常出来扫荡。几时的他，还被抓去修炮楼，每天从早干到晚，干不好就会挨打。

当时活跃在冀中平原的主要是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，他们负责领导部队和群众在日军后方战斗。贾迎春说，当地老百姓非常拥戴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。

为了消灭八路军，日军隔三岔五就扫荡。有一次，日军把村民集中起来，把几十个成年男子关到马棚里，然后扔毒气弹讯问八路军的去向。还有一次，日军抓住村民拷问八路军的行踪。“村民们恨透了小日本，就是不说，日本人就把村民们抓起来毒打一顿，然后直接扔进村头的井里，一共扔进去18个人。”

日本鬼子的残暴激起了百姓的反抗，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纷纷参军。1944年3月，贾迎春放下锄头，加入了八路军一二〇师。

亲历日军投降时刻

“那时候我岁数小，力气也小，

始向东南、中南和西南挺进。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，企图依靠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集团、青海马步芳等保住西北和西南。

为了执行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歼灭国民党军，解放全中国，4月24日，华北野战军攻克太原。随后，中央军委将华北野战军第18、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指挥，参加解放西北的作战。此时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42万人，而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1万人。

王芝甫说，兰州是西北第二大城市，北临黄河，三面环山，国民党军已在沿城各高地修筑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各主要高地对外均有一至三道峭壁，高6至10米，峭壁之中设有隐蔽的侧射机枪火力点，壁前挖有外壕，各壕间设有暗堡、地雷、铁丝网等。国民党守军称兰州为“不可攻破的铁城”。

“西北很多都是沙土地，迫击炮、野炮根本打不过去。尤其是国民党军布置了严密的地雷防线，可以说脚下全是雷。而且，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以彪悍闻名西北的‘马家军’，由马步芳和马鸿逵带领作战。”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，王芝甫和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，用探测器将地雷作出标记。炮弹用不上，就把所有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投掷。“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个战役，也是西北战争史上最艰难的一次战役。打完沈家岭，大家忍受着浑身伤痛和劳累，从沈家岭一路小跑到沙井驿，渡过黄河，又一路追到中山桥北，占领了白塔山高地……”在战士们英勇作战下，最终解放了兰州。

一生的财富

1951年，王芝甫所在部队接到命令：入朝作战。

“美方的战斗机不断轰炸，把我们的给养都炸毁了。天寒地冻，最初穿的是棉衣，可由于要带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不得不减衣服。饿了就吃压缩

根本拉不动枪栓，他们就让我当通讯员。”参军时还不满15岁，首长看贾迎春机灵，又熟悉当地地形，就让他在一二〇师独一旅旅部当作战科的通讯员，作战时来回传递消息。虽不用直接上前线杀敌，却也时时危险相伴。有一次，他和两名战友去送信，日军一发炮弹落下，两名战友当场牺牲，贾迎春命大，只受了点伤。

老人回忆，八路军生活条件艰苦，夏天和冬天各一身军装。战士们最宝贵的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武器，另外一个就是鞋子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保持着穿布鞋的习惯。家里人给他买了皮鞋，他总是应付一下就换上舒适的黑布鞋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贾迎春记得，他们的部队当时在内蒙古的卓资山上，他亲眼看着日本人跪在自己的面前，双手高举过头，交出大枪。那一刻，日军没有了往日的骄横跋扈。“就连日本人训练的狗也跟着耷拉下脑袋，不咬人了。”他说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撕毁国共和平协议，大举进攻延安、山东解放区。为保卫延安，保卫毛主席，一二〇师独一旅开赴西北战场。

后来西北野战兵团成立，彭德怀出任兵团统帅，独一旅改编为西北野战兵团一纵二师，王尚荣任师长。这时的贾迎春，未满20岁但已经长得人高马大，成为了王尚荣的警卫员，参加了“三战三捷”“宜川战役”等西北战场上多个著名的战役。

在一次战斗中，王尚荣来到前线，正好有一发炮弹落下，贾迎春马上扑到王尚荣身上，保护了首长，自己的脚却被炸伤，至今还留有疤痕。

东征西战 迎来和平

贾迎春回忆，在西北时，跟随王



饼干，渴了就抓把雪塞到嘴里。”他所在部队一直沿东线作战。

王芝甫是炮兵，他的任务就是听到命令后发射炮弹，连日打炮震得他耳朵生疼，后来耳朵被震得鲜血直流，落下了耳疾。

他说，在前方作战给养跟不上，很多战士得了夜盲症，到了晚上什么都看不见。战士们着急，首长也着急，后来听说吃猪肝能治，就给后勤写了封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猪肝就从祖国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。

1953年，王芝甫回国。听说部队缺驾驶员，他就奔赴山西学驾驶，后来成了一名教员各地跑。听说西藏需要车管干部，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。

1979年，王芝甫一家回到沧州，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，老人为沧州的交通運輸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两个儿子都选择年轻时去部队锻炼。

如今，王芝甫儿孙满堂，那些闪光的军功章伴随他一生，也成为王家最宝贵的财富。



尚荣去开会，他经常见到彭德怀总司令。“彭老总特别朴实，没有架子。我有个老乡是他警卫班的，有时我找他玩，彭老总还亲切地问我这两小鬼家是哪儿的。”说起这些，老人的脸上瞬间洋溢出笑容。

解放西北后，第一军驻守青海，一边剿匪，一边搞生产。后来朝鲜战争爆发，1952年，为了支援前线，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把第一军调往朝鲜。而此时，贾迎春已成为第一军军部的报务员。

美国为了消灭志愿军部队，出动轰炸机进行不定期轰炸。一次，贾迎春和报务工作人员提前截获情报，第一时间告知军部，避免了志愿军一场重大伤亡。为此，第一军还对贾迎春等报务人员进行通令嘉奖。

1978年，贾迎春离开部队，回到了家乡，先后在沧州市锻压厂、供销社、外贸局等单位任职，1991年离休。

贾迎春被授予过不少军功章，他说，其中最珍贵的有3枚，分别是抗日战争的军功章，参加保卫延安、解放大西北的功臣章，以及抗美援朝的小和平鸽。但因为几次搬迁，这些奖章已经找不到了。老人戎马半生，他感慨道，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伤害。如今，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，但也要居安思危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。

孙玉杰 身经百战“孙大胆儿”

吴桥县于集镇树头孙庄有一位老兵，14岁参军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，因为作战英勇，战友们都称他为“孙大胆儿”。而他的真名叫孙玉杰。

1932年2月，孙玉杰出生在树头孙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。因为灾荒战乱，他从小就背井离乡，与哥哥流浪到苏北一带要“独独戏”谋生。

“‘独独戏’也叫‘扁担戏’‘独台戏’，现在属于杂技，以前就是穷人谋生的手段。”老人说。

孙玉杰回忆，1945年4月左右，他们在沛县大屯镇要戏时遇到一支部队。这支部队不抓人、不抢粮、不欺负老百姓。经过一番了解，得知这支部队是替穷人打天下的，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独立旅。多年的流亡，他像找到了家一样当即加入其中。

部队当晚就开拔，奔向砀山战役。“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战壕里一半泥水一半血水。炮火铺天盖地，敌人黄压压一片往上冲，战场上倒着横七竖八的尸体……那时我14岁，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，但没有被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所吓倒。”孙玉杰说。

孙玉杰历经一次次战斗的洗礼，练就了一身本领，作战也变得

白洪元 “彭老总救过我的命”

在河间市黎民居乡前留保住村有一位老人，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，94岁高龄，身上还透着一种军人的气质。他就是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白洪元。

1946年，解放战争急需兵员，19岁的白洪元响应国家召唤，从戎报国。参军后不久，他当上了通讯兵，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北战，先后参加了解放石家庄、解放保定、解放太原等战役。

在白洪元老人的军布包里珍藏着解放奖章、华北解放和抗美援朝立功奖章，以及几本纸页发黄的证书，见证了他参加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。他的退伍证上清楚写着，三等功两次，其余立功十余次。每次立功，都是他经历生死考验的见证。

白洪元老人回忆，第一次立功是解放保定。当时，解放军将保定团团包围，敌军顽抗突围，白洪元所在通信连遭受敌军猛烈冲击。危急中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收拾完文件，最后一个才撤离。因为保住了一份重要的文件，师党委授予他三等功一次。

第二次立功是在朝鲜战场上。在一次夜间战斗中，我军在高地架设的通信接力天线杆，出现故障，急需维修。当时情况非常危险，头顶敌机发射曳光弹照明，下面的敌人机枪疯狂扫射。关键时刻，白洪元冲了上去，冒着枪林弹

高义 “我曾参加金城战役”

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阶段，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。此役历时15天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5.3万余人，将南朝鲜军4个师打退，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。在我市市区，就有一位老人曾参加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。他就是家住东方世纪城的87岁的高义。

“70年过去了，很多画面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无法忘记。”高义说，1933年，他出生在沧州市大官厅乡西边的郭寨村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家里叔父4人均为国捐躯，在当地十分有名。沐浴着红色思想，高义儿时便加入了儿童团，给八路军送信，在街头站岗，传递情报。1950年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先是在海防支队当卫生员，后来又被派到当时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校学习军事理论。

1952年，高义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，被分配到某部政治处。据

越来越勇猛。一次，部队在日伪据点附近宿营，连长要把警戒哨放到敌人近处。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，孙玉杰主动请缨，悄无声息地爬到距离炮楼一步之遥的地里，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可以清楚听到敌人说话的声音，直到天蒙蒙亮他才撤回。从此，落下了“孙大胆儿”的绰号。

还有一次，部队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，战斗异常激烈，很多战士被打伤。孙玉杰说：“我打光80发子弹，把枪簧都打软了。”眼看战友受伤，他背起来就走，被重机枪追着打了几百米毫发无损。

转眼来到了1947年，孙玉杰所在部在黄河南岸遭遇国民党一个兵团。

“战斗从凌晨一点打响，因为敌人突然增援，防御实力增强，到天亮时两军陷入胶着状态。我当时是班长，受命带敢死队冲锋。敌人的重机枪瞄准我们扫射，一下把我的手击穿了……”

子弹横扫过来，打碎了枪和手，竟然没打到我身上，真是幸运。”说起当时惊险的一幕，老人竟还开起了玩笑。

孙玉杰在河南范县、河北馆陶等地养伤，因为手部伤残失去作战

雨迅速抢修排除，保障了通信畅通。为此，师党委给他记三等功一次。

其余十次小功，也都是他平时表现或完成任务好，部队给予的嘉奖。面对这些功勋和荣耀，白洪元老人却说：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”

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白洪元随部队回国修整。后来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，要建设一支能打胜仗、有文化的新型人民军队，白洪元觉得自己没文化怕给部队拉后腿，1956年10月，主动要求退伍回乡务农。

提起抗美援朝那段历史，白洪元感慨万千，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场景。

白洪元所属部队是第二批赴朝作战的志愿军，进入朝鲜战场后，条件十分艰苦，后勤供给困难重重，战士们饮冰卧雪，在前进中浴血奋战。战斗经常打得异常激烈，对面是敌人密集的炮火和子弹，空中有美军的飞机轰炸。

“那一天，如果不是遇到彭老总，我这条命就留在朝鲜战场了。”在抗美援朝中，有一件事让白洪元老人记忆犹新。

那是1951年6月，白洪元所在师指挥部设在一处大山脚下。当时，天气非常炎热，为保持通信畅通，通讯连战士只能部分隐藏在树林里，部分留在防空洞。有一天傍晚，天气闷得实在让人透不过气

老人回忆，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属于准备金城夏季反击战的二线部队，正在进行战备训练。

1953年7月13日是高义一生都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，金城战役打响。

“晚上，志愿军向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，万炮轰鸣，硝烟弥漫，夜晚被照得比白天还亮得刺眼，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。前面的战士倒下了，后面的战士紧接着发起冲锋。炮打哑了，紧急修复后继续射击。密集的炮火组成炮幕，掩护志愿军步兵军团和朝鲜人民军往前推进，向梨船洞、金城川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，抢占高地。同时高射炮瞄准天上盘旋的敌机，将来犯之敌一一打下。”高义回忆。

连续作战了不少多少天后，他突然接到命令：打扫战场。这时，高义才得知在与敌人坦克、重炮、飞机的机械化部队的战斗中，我军不但没有被击倒，反而最终攻占梨船洞、北亭岭等地，向南扩展阵地



能力，于1947年年底复员，返回阔别的家乡。

起初县政府让他学文化，打算安排他担任县里的干部。他偷偷把300公斤谷子的安家费兑换成牲畜与农具，选择回乡务农。

“俺们当兵打仗为的是解放穷人，没想过给自己要什么待遇。”孙玉杰说。

抗美援朝爆发，想到国家各方面困难，他响应毛主席“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”的号召，主动要求将二等残疾改成了三等。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始终认为，能活下来就是一种幸福。

如今88岁的孙玉杰耳不聋眼不花，身体硬朗，骑三轮车赶集，在家中照顾老伴儿，在村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历经战争血与火的洗礼，安稳的生活，是他最大的期许。



来，白洪元来到树林与小河之间小道边，顿觉微风凉爽。这时，一个急促又洪亮的声音传来：“快起来，进防空洞。”他感觉有人用脚尖碰他的腿，他机警地跃起，一位腰间挎着手枪的首长正对着他，旁边还站着警卫。

“啊，彭老总！”他揉了揉眼，才看清了来人是谁。

原来，是彭德怀总司令到师指挥部战前检查，师长陪同来到河边。师长对他说：“还不谢谢彭老总！”他慌忙说了声“谢谢总司令”，便飞快地跑进了防空洞。不久，天上敌机来袭，一顿狂轰乱炸，白洪元刚刚经过的地方被炸出了大坑。

白洪元退伍后，便安心回乡从事生产劳动。忆往昔峥嵘岁月，白洪元老人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，见证了祖国的发展路程。谈起对未来的期盼，他说：我最大的心愿就是，希望世界和平、再无战争，咱们老百姓永远过幸福安康的日子。



160多平方公里，重创南朝鲜军4个师，有力促进了后来的停战谈判。

老人说，之所以能取得金城反击战的胜利，主要是志愿军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包括上千辆汽车保证物资运输，备足各种炮弹、炸药；还加修了道路、桥梁，在前沿增加构筑坑道；同时，对敌情、地形均进行周密侦察，制订详细作战计划。“但最重要的是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都有一颗爱国的心、团结的心，有打不倒的钢铁般的意志！”老人坚定地说。